

明史鈔略



貞皇帝本紀



帝諱常洛神宗皇帝第一子母恭妃王氏萬曆十年壬

戌孝敬寬仁動容中禮出御講筵舉止擬重儒臣進說經旨旁通大義時

主念未定福恭王母鄭貴妃寂幸愛廷臣不無私憂屢有以批鱗得罪者

然神宗深念國本愛護周詳而上益小心謹畏父子間慈孝浹洽雖宮闈

近幸莫能窺也二十九年十月立為皇太子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二十一

日丙子神宗大漸丁酉以大行皇帝履天告于奉先殿發喪發帑金一百

萬槁九邊且諭父皇特念遼東九邊文武將士勞苦憫恤至意三軍聞之

歡聲雷動罷天下礦稅撤回太監張懽馬堂胡濱潘相立承雲等回京其

見徵在官稅銀解進兵部尚書黃嘉善請所解者應以本年七月前已徵

者為定毋更以拖欠擾民從之諭內閣父皇遺言皇貴妃鄭氏待朕有年

勤勞茂著進封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左侍郎孫如游言詳考累

朝並無此典其以配而后者乃設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先

帝念皇貴妃之勞苦當不在無名之位號殿下體先帝之心亦不在非據



之尊崇夫善繼善述當裁以義疏入未報戍成頒大行皇帝遺詔于干門
改兵部尚書黃克纘于刑部督倉戶部尚書張問達左劄御史各疏辭不
允陞三邊總督張鶴鳴兵部左侍郎補邊省各撫臣贈故兵部侍郎楊應
聘尚書賜廕已亥再發帑銀一百萬與戶部充遼餉命別部不得分用并
前犒二項共給腳價五十兩毋騷擾驛遞毋留滯大倉差官即發按遼左
餉匱乏稅畝再加物力已竭尋開事例旋議摻括在正計無所出日以內
帑為請先帝不豫未之省也而上養德青宮慮罔庶政故特發帑金云
申罪臣撫辯之禁先是候勘摠兵李如柏李如楨具疏辯罪皆擅自投進
通政司姚思仁奏其踰越祖制上是其議令犯者聽該司奏治命考選散
館各官悉遵遺詔補用卽日下巡按巡視省直鹽務諸差并南京巡視各
差凡五十員辛丑刑部以熟審請奉令旨先行開釋者六百餘名補給吏
部尚書趙煥卹典煥歷官有清望以伏闕請帑見忤而卒至是部請允之
壬寅臣民三上表受勸進令禮部擇日具儀西首來貢摠督崔景榮報曰
西首卜石兔羅擁玉號而力不足以制素囊先是四十六年來邊因素囊
不至遂爾空歸竟未貢市今卜筮已到邊而素囊與其母忠順夫人尚無

啓行之期彼急此緩將素之狡詐多端恐卜之羈旅不耐款局不能保其
無變雖聞穴止在彼中而延林恐及我地防範不可不信為嚴謹貢之遲
速可不論也已而素囊卒不至甲辰上以天氣炎熱邊臣暴露疆場忠勤
可憫賚經畧侍郎熊廷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廷及總兵等
官銀幣有差仍賜諭獎勞戶部尚書李汝華開查九邊一十三鎮官兵暨
總兵家丁并招募新兵共八十八萬合復犒銀一百萬兩乙巳募南京浙
兵三十至京師按遠邊告警募兵之使出有司逢迎意指責里甲計戶
壯丁餘點孱弱代更突竟邊塞無兵而內地夜滋紛擾召駙馬都尉王昺復職昺先年以疏救劉光
復為民至是大學士方從哲請乃復泰昌元年東申即萬曆四十八年也
禮未諭年不改元因
八月之詔既以明年為泰昌元年九月之詔又以明年為天啓元年於是
禮部侍郎孫如游集廷臣議曰萬曆之後即天啓繼之則泰昌之號虛而
無寄宜以今年七月以前仍稱萬曆之號八月以後改稱泰昌既不
虧神宗之全曆亦無妨天啓之改元庶統系分明人心允懽從之 八月
丙午朔上即皇帝位詔告天下曰維我皇考大行皇帝奉天臨民四十八
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海內化成九道而誠切日中方
垂泰已之衣忽陟上賓之馭顧命神器畀于渺躬仰遵詠留憑几之言俯

循臣庶累戕之請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於八月初一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永惟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唯是邦家彞憲是訓是行厲茲蒞祚之初宜渙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命吏部用人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即便破格擢用其養病致仕各官年力未衰素行表著者量材起用吏部尚書周嘉謨奏言建言廢棄并礦稅註誤諸臣已遵遺詔量用其事閔國本抗言得罪降黜謫戍永錮沒身者乞召用卹錄上曰此卿部事也可卽酌量行之嚴開納生員歲貢事例督學御史周師旦極論教化之地先由賄進將人才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乞罷餉納事例部覆從之御史馮嘉會疏言自古撫軍字民莫急吏廉將義近者邊腹之吏濫訟取錢積穀折價征糧索耗十分取二甚有以稅契為利藪以找價為奇貨閩境追呼鷄犬不寧九邊將吏剝削公行冒破取利月餉時剋隱軍扣銀甚致軍士衣不蓋胥菽不厭口願奔外夷以為樂土請勅所司以後武臣剝軍責在督撫文吏朘民責在司道撫按與言官所摘發俱

嚴行追併押發濟邊不但懲貪兼可助餉上是其言虜犯石塘路攻白馬
関馬家堡馮家堡諸處禮部奏新主臨朝萬幾攸繫乞少節哀情御門聽
政詔以十二日行丁未以吏部侍郎史繼階南京禮部侍郎沈灌為大學
士入閣辦事閣臣方從哲疏言皇上維新庶政輔理之職斷非一人能辦
繼階與灌先帝欽點急宜允用仍乞勅部會推庶群賢並進而政本不孤
得旨先點二員允用吏部再推見任在籍素有才望者簡用停江南織造
南直巡按田生金言改造段疋一運之供已費三年之料價則二運尚且
難完三運費將安出當令民力凋疲入孔既難出孔宜節乞賜停止以濟
國用以甦民困從之戊申諭內閣啓建皇極門殿以文華殿窄小百官朝
賀班列不便也時遠餉愈急大工起建有司莫措乃允工部請發內帑二
百萬刻日興工詔考選散館各官俱令實授直隸巡按田生金請改折廣
德州漕糧謂其地四瓦阻山不通舟楫征銀于本治市米于外江運赴宣
城水陽鎮交兌騷費萬狀乞勅戶部議折起解官民兩便得旨仍改折三
年已酉侍郎孫如游疏請冊立皇太子給事中楊漣亦以為言上曰遵遺

詔于釋服後舉行擇日具儀來奏欽天監以九月初九日吉請行冊立大典從之命截漕十五萬石豫備遠東海運從督餉侍郎李長庚奏也起陞原任吏部侍郎朱國祚禮部尚書庚戌起陞郎中鄒元標大理寺卿御史李宗延光祿少卿馮從吾尚寶司卿叅議朱一桂太僕少卿補周曰庠太僕少卿起陞御史劉光復光祿寺丞起復編修林鈺原職給事中薛鳳翔上時政二事一曰內旨當慎願自今一切旨意務發閣臣票擬隨覽隨頌庶無假借之患一曰留中當防願自今一切條畫務勤乙夜觀覽隨覽隨發庶無隔礙之患至于閣臣贊襄枚卜尤重資格非可拘于內外巖穴亦可豫于旁求不報命原任戶部主事鹿善繼復職先是善繼以遼餉告急借發金花五萬兩被黜吏部屢以為請從之吏科給事中周朝瑞降調朝瑞奏言慎初三要一曰信任仁賢二曰推廣行仁言遠左索賦正急宜留金花不盡之餘省內庫無益之積務使吏卒霑恩誓減夷寇三曰斥遠嬖佞上以金花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典禮等費節用之難減者朝瑞要譽妄言降一級調外任閣臣疏言皇上蒞政方新人心望治甚切銓部起

廢之疏隨上隨下朝瑞一言卽行謹諫殊非政體之平且主事鹿善繼蒙
恩復職借金花者業及寬政議金花者獨蒙嚴譴亦非一視之仁相應免
其降調奉旨惡其阻絕國用不必申救辛亥兩廣官兵敗倭于烏豬外洋
福建海寇袁進聽撫巡撫王士昌奏聞令立功海上自贖起陞原任都給
事中鍾羽正太僕寺少卿卽中饒伸光祿寺少卿主事秦紫奎光祿寺丞
都事劉文炳尚贊司丞知縣滿朝薦刑部郎中主事萬建崑南禮部主事
羽正以論儲教降極邊伸以論輔臣王錫爵子衡不宜中科為民聚奎以
言湯賓尹不當考察致仕文炳以沈同和場樊論輔臣吳道南降諫朝薦
以稅璫梁永訐奏詔獄放還建崑以憂危竑議妖書事妄牽為民者也科
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曾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而
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猶之毒賊不去嘉禾不生也時論偉之御史張潑
言雷同非國家之福要在同心體國則意見自妄爭執自化是非不明則
爭明則止乘勝之過至于不能容人主張之過甚至不能自容則亦何益
之有上是其議命以後言官務皆同心體國毋彼此紛爭致傷和衷之誼

癸丑御史黃彥士疏新政十事一日隆孝思一日攝聖躬一日備輔導一日勤政事一日通言路一日起廢棄一日振吏治一日謹閱寺一日嚴武備一日固邊防不報御史舒榮都疏奮乾綱振積習言遠事初興起楊鎬于田間而以李如栢佐之非為戰也本無戰情弥縫衆議就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人各路之傳宣似有心于賣國鄭之范一察處縣令耳寅緣入遼虐佟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原起劉國縉于贊畫糜餉十有餘萬一朝逃脫宜乘此時一加大創以洗從來積玩不報勅陝西四鎮督撫嚴率將吏分布信地加謹防秋兵科給事中魏應嘉等請肅禁門出入并放老廢宮女不報甲寅吏部尚書周嘉謨開例昔年為國本建言得罪諸臣王得完等三十二人科臣周朝瑞亦有疏云盡人而起之猶恐偶遺即日而起之猶為濡滯就使疫癘疝羸均宜沛之寵異以俟其自陳又且暮古今并當議其贈卹以報諸身後豈可令引領賜環隱自縊上賚志長沙也哉有旨議用由是廢閑皆起一寺卿貳至十餘人幾于貂蟬盈座御史馮三元陳勸成德政五事一日永孝思一日養願養一日勤講學一日容直言

一曰蚤教諭釋罪宗充斬于高墻以疏救劉光復禁錮五年矣摠督漕運王紀以為言命赦出之改兩廣摠督右都御史許弘綱為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陞漕運侍郎王紀戶部尚書摠督倉場陝西巡撫李起元兵部左侍郎摠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山東巡撫王在晉工部右侍郎摠督河道以山東永平道兵備按察使袁應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代周永春給事中李若珪陳新政五事曰保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慎枚卜不報乙卯上不豫召御醫陳聖診視大學士方從哲疏起居言皇上至性哀設又值典禮殷繁聖體過勞以致虛弱少加調攝自抵萬安且十二日為御門視事之初十三日為常朝第一日伏願加意珍攝以承天眷上曰所請御門已知常朝暫免俟調攝稍愈擇吉行筵綏兵逃時遼左用兵取盈十八萬調發各鎮省精銳充之應募率多市人而統伍半為老弱紀律素寬驍悍競起袁大有督延鎮兵至昌平一夕解者七百餘人所至流劫招之不回捕之無策至捕官李承芳見殺叛形成矣兵部言大有領兵階厲叛卒如陶言浪子輩首罪宜誅逐路招回拿獲如陳順邊明等罪

有輕重應聽延綏撫臣烏首示惡仍押招回逃兵赴遼大有提究以肅軍政御史鄭宗周疏言不問李如柏之失機而問袁大有彭象乾之故縱何以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哉議者韙之錦衣衛掌衛事駱思恭請選補旗尉從之丙辰萬壽聖節詔免朝賀以大行在殯也御史鄭宗周疏陳時政一曰克仁義祖宗金花銀萬原為濟邊陛下仁覆無疆積者尚與之使出輸者寧忍其復入宜省刻心敲髓之難以壯士飽馬騰之氣一曰明賞罰人情姑息久已將驕卒情試問三路敗衄誰人借箸誰人傳檄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封疆孰守之下部金花銀兩儲太倉以備邊需應勘諸臣正典刑以震天威疏入不報給事中韓繼思奏選賢枚卜二事言勞于求賢乃人主之盛事而慎于選擇尤延攬之深心今起廢以次舉行矣為公家而建大節與為私見而分異同者品望難昧會推以次得旨矣守紀綱而率資性與工反覆而趨附和者才具自明大賢大用小賢小用果不肖亟棄之則賢哲不滯下僚不肖不至雜進夫不報遼瀋旱飢經畧熊廷弼請豫處舅餉章下部覆下已上御文華門視

事畢傳諭閣臣曰朕今蚤御門見班行隨從有執洒金大扇者回至省愆
居聽有散班官高聲前訶朕臨御之初朝儀豈容褻慢可傳示各官務加
敬慎違者忝治御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畧曰皇上至仁浩蕩大政流
通人臣當不諱之期奮敢言之氣曰諷曰直何所不可顧未相機宜妄希
披瀝設為未必有之事過為不必然之防欲以成聖明之善反以疏堂陛
之交是進言者之過也夫人臣當自靖者有二一日嚴章奏之體寧間勿
煩寧顯勿隱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諫一人肖其人而止明白正大俾萬
幾之暇一覽無餘斯章奏之體也一日矢獻替之忱言官因事納言非
欲言而索事言期于利社稷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是非不必附清流使
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斯獻替之忱也至若數年鬱結一
旦遭逢體下心而茹納之所望于當宁者亦有二尊嚴之下稍有逆耳誰
不神懼溫旨而詢和顏而受乃聽言之道宜然是御下之威宜霽也人有
瑕瑜言豈無醇駁聽其所可聽以沛江河之決置其不可聽以示山澤之
虛乃衆思之集宜然是兼收之益宜弘也如是則明良喜起唐虞卽在今

日矣奉旨所奏進言納諫有裨交濟之道下所司知之庸申蘭州黃河清
凡三日給事中楊漣奏申明禮制四事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言年來防
衛廢弛出入無禁皇城之內摩肩掉臂午門朝見雜遝無童甚之班行拜
起未終喧闐如市豈成法紀當責成該部及巡視皇城錦衣侍御等官查
明憲典嚴加整飭一曰通君臣接見之禮言視朝而外宜復祖制午門朝
見之儀凡機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下至庶僚分任答應庶情竅
知儆職守無曠一曰明人臣進退之禮進退貴于自決黜陟取乎宸斷自
今凡經彈劾即宜覆覈如屬風聞不妨昭雪若罪狀可徵則分別議處即
卿貳大僚邊腹督撫當以國家事權為重以臣子體面為輕宜去者去宜
處者處無槩從格套曲賜勉留一曰申章疏入告之體今百官奏對盡入
御覽當申飭臣僚入告之文務在情辭曉暢言簡意盡庶舉措有童勸懲
不爽疏入不報辛酉議大行皇帝尊諡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
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先是內閣擬諡顯宗恭皇帝廷論未愜兵科
給事中魏應嘉曰恭乃先朝末運帝諡于先帝大德不稱乃改今諡欽天

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冊寶從之大學士方從哲言聖體未愈伏望清
心寡慾以葆元氣又請皇長子移住慈慶宮選老成謹厚內侍付以阿保
之任時與諸臣候宮門外俄傳旨朕以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動履待
宣御醫召卿等來見給事中王繼曾疏言遼陽飢荒可憂內地冒破當議
冒破者有二一曰召募之兵每募一人安家行糧官剋八錢強者入募弱
者候門頂買已更姓名逃歸復煩勾攝今召募在遼者已十八萬則自後
可無募也一曰海運之舟遠海運艘底平板薄非乘風破浪之具必剋為
尖底如閩廣商船乃可無患今發造淮陽者既耗八萬金于無用則造船
尤宜酌也遼地亢旱聞山東小米大收每石值銀三錢請那太倉銀十萬
給與沿海州郡收買小米其次莫如招商蓋發糶召商上納必有運負之
弊不如令商自為生計能運米萬石入遼者官議重賞其次莫如屯田今
宿重兵所在聽邊海自屯永不征其入有水道可通者外深溝以防禦內
引水以溉田庶為兩便奉旨下部命戶部主事鹿善繼管理遼東新餉戶
部題新餉一書物力竭天下而安危繫遼左舊止稅餉四百餘萬今益以

新餉五百餘萬並收一庫既覺未便一司目檢而手弄之亦拮据不遑非
以專官揔理不可因舉善繼一可任從之壬戌御史鄭宗周言聖躬違和
不勝驚懼伏祈皇上抑情養性起居有節珍重保護嚴捧御醫仍勅諭閣
部大臣二員科道官各一員每日恭詣便殿候安嘗藥將聖心日清聖躬
日固宗社靈長之運胥在此矣不報宗周又與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
皆上書內閣請調護聖躬冊立東宮諭禮部加恩在京文武群臣軍民人
等補六月大選戶部尚書李汝華疏言國家惟正之供自合輸將度支出
入之經何取朽蠹如各庫所入者其據為窟緣為市漏為卮者何可勝言
當勅巡視官親核其數寬勞民于外解酌改折以濟邊此救時之急着也
奉旨工興需用浩煩又各衙門典禮急需爾部酌量緩急遵詔折徵四十
八年以後各省直仍派解本色應用不必差官查看順義王卜石免下番
僧喇麻請給勅命予之以登極詔命翰林院編修劉鴻訓禮科給事中楊
道寅往朝鮮閱讀御史馮三元疏陳邊事畧曰法有積敝不可不除人以
應卒不可不備民之剝也貨官為甚則事例為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

為甚則職方為之開竇也起家于貨惟賄是求將以債取寧無剋剝至若
遠東一事天下視以安危今羽檄徵兵飛芻輓粟水陸兼輸調募並用原
膏火自煎秋潦易盡此立罄之術也兵貴善謀豈必待十八萬數足而後
有為哉經臣別有長慮非職所知據其告病之辭似亦強弩之末伏乞勅
簡才望可任邊事數人分列六部內為贊襄之助外為不測之需一但有
急取資左右不致張皇失措不然疆場重守祇此一人非萬全慮也不報
甲子定封皇弟瑞王于漢中府惠王于平陽府桂王于東昌府惠王乞改
荊州桂王乞改衡州從之命禮部左侍郎何宗彥劉一燝右侍郎韓爌俱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左府都督僉事鄭養性疏請收回皇
貴妃封后成命久之乃允乙丑起原任大學士葉向高于家以南京禮部
尚書朱國祚為大學士入閣辦事戶部督餉主事楊嗣昌疏論餉源言臣
觀淮比之民飢搶紛然至于江南洵嗷嗷謂今日不獨有事遠東師
行糗食常思結局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物極必反閭閻有
敦本尚實之思而不能以匹夫之微丕振風氣道窮則變戶部有提綱挈

領之務而不能以一切之法徧合時宜是在省直撫按諸臣隨地講求當
身幹辦以足食者足兵裕民者裕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遠事一日未
息新餉一日難停今百姓尚知計賊尚可催科將來只恐百姓自己作賊
誰為我用今日理財二字不宜謹言君臣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國耻
可雪疏入下部陞禮部左侍郎孫如游本部尚書丙寅諭免永順宣大山
西等處逋稅及通灣房租戊辰上御煖閣召內閣勳爵部院大臣吏科河
南道官至御榻前諸臣親聆天語問安論葉以閣臣從哲請命皇長子出
見諸臣回奏天資英偉社稷之福上大悅虜犯甘肅副總兵薛永壽千戶
馬永祿等拒却之庚午祭夕月壇遣恭順侯吳汝胤代獻回奏陪祭者寒
、僅六人上怒嚴旨切責議上皇妣孝端皇后及聖母皇貴妃尊謚先是
上以將屆祔葬祔廟之期諭禮部擬謚至是議進孝端皇后尊謚曰孝端
貞恪莊惠仁明嬋天毓聖顯皇后聖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尊謚曰孝
靖溫懿敬讓貞慈恭天胤聖皇太后欽天監奏擇于九月二十八日大行
皇帝同聖母梓宮發引從之給事中楊漣疏陳聖躬違和之由保攝萬安